

修。各牙醫系則只聘請開業醫一人當主任外，其他也沒有，更沒有設備了。在所有教育裡面一個最需花錢的牙科教育，竟然在沒有設備和教員的私立醫學院，接連地增設牙醫系，那時我不禁心裡想“開玩笑！你們以為牙科教育是什麼呀！”果然現實說來就來了，在過去沒有辦過牙科教育的台灣，能教 30 多門課牙科課目的教員，台灣全省從北到南到底能找出幾位出來，是很明顯的。“何必想那麼難，給予學生最少限度的課程，使之通過就好了”，當時的學校當局一定有這樣的想法，以為和台大商量或許可熬過這難關。高雄醫學院院長來拜託當時代主任的我，兼差給學生上課。當初我和關學婉醫師外一、二名醫師，於每星期六、星期日，坐 12 個多鐘頭的火車於台北高雄往返，並於星期日實施集中授課，硬幹下去。現在有人提起一週五天的上班制，當時我們是還加一週七天制的到高雄上班。至民國 59 年，台大畢業生昇為教員的人數也增多起來，這個兼任工作也多由年輕教員代勞。民國 60 年派遣徐水木講師去兼任高醫牙醫系的主任，教課的往來也隨之頻繁。台北醫學院亦透過黃金江院長來向我請求授課，只因台大本身缺人已有艱苦之處，如三所學校皆要委託講課，無論如何勤奮也無法適從。開辦初期予以幫助，尚無所謂，如今學生也已畢業，還機械似地想每學期都要依賴，無異輕視牙醫學系的教育，因而建議增加牙醫學系的職員名額，培養畢業生以備將來充當專任教員。惟有某學校連名額都不肯給，故不得不予停止講課，藉此促其自救。儘管如此，他們在得不到台大牙醫系的協助，轉向國防醫學院的牙醫師或者本系出身的教員個人請託，只靠他們兼任也渡過了數年。